

现场

ON SITE

徐冰 好的艺术家是思想型的人，
又是善于将思想转化为艺术语言
的人。

当代艺术 访谈录

曾焱 著

森山大道“人生就是不安与恍惚”。对我来说，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是太宰治描述的这句话。

大卫·霍克尼 我认为压根儿就不存在“终极真实”这种概念。

好的艺术作品

不提供答案

而是提出问题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当代艺术 访谈录

曾焱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场：当代艺术访谈录 / 曾焱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6
(《三联生活周刊》中读文丛)
ISBN 978-7-108-06736-4

I. ①现… II. ①曾… III. ①艺术家—访问记—世界—现代
IV. ①K81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04771 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张睿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2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7

字 数 356 千字 图 120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0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艺术访谈的一部分，时间集中于2009—2018年。

访谈的27位艺术家，包括蔡国强、徐冰、张晓刚、刘小东、严培明、向京、马岩松、小野洋子、大卫·霍克尼、比尔·维奥拉、安东尼·葛姆雷、细江英公、森山大道、马丁·帕尔……中外均有，年代各异。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能就是，用世俗的眼光来评判的话，他们都是成功或非常成功的艺术家——无论是以美术馆收藏展示为标准还是以艺术市场为标准，都是如此。

并非成功的荣耀值得记录，值得记录的，其实是在这个我们也正置身其中的时代里艺术家如何看待艺术和生活，如何看待将他（她）带至成功的所有放弃与选择，以及成功之后的艺术家与外部各种文化、社会、商业元素之间所生发出来的复杂又微妙的博弈关系。

第一辑的文章没有按照艺术家的姓氏笔画或字母来排序。中国处在令人时刻惊讶的快速变化中，时间是重要的刻度，因此，在访谈中，我偏好追索艺术家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与同时代人物的接驳和背离。当原本独立发表于各期杂志的这些文章被放进同一本书，并因此有机会产生一种关联阅读时，

尽量按照受访人的出生时间来做排序便更加符合我的初衷。比如说，同样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蔡国强、徐冰、隋建国、张晓刚，他们的际遇有什么相同或不同，被谁影响，又怎样看各自的传统和当代？他们面对艺术时的问题和方法，为什么最终会有迥异的走向？……将这些访谈放在一起所形成的比较阅读，会带我们去接近艺术家的真实思想。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传播学而非艺术。更多时候，我希望绕过艺术圈的各种概念，用更为直白的，甚至是“外行”的方式来呈现一个记者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观看”。尽管题目用到了“当代艺术访谈录”这样的字词，这本书其实无意讨论“当代艺术”如何界定。严格地说，27位受访人是否全部可以视为“当代艺术家”都可能存在争议，但我相信，这些面对面的深度对话，可以反映当下十分重要的艺术家对于艺术最开放的思考。就像比尔·维奥拉在访谈中说的：“好的艺术作品不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

我并不长于讲故事，读者如果想要在本书里看到写作者以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来描摹人物，可能会感到失望。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风格不十分统一，却是我想努力达至的一种写作：不俯、不仰，思考、提问。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结集方式是将媒体报道拼接起来改写成长篇故事。我不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但很清楚这不是我要的。如果在众多艺术书籍之中，这本集子尚被认为有一点阅读的价值，我相信那一定是来自本于记者职业立场的那些现场访谈。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感谢《三联生活周刊》和老主编朱伟，帮助我确认了自己的热爱并得到去实现它的自由。

还要借此机会，向主编李鸿谷以及所有鼓励过我的老师、朋友、同事表达谢意。尤帆、王紫祎、王沈洁、王琪、林磊、王雯清……他们在《三联生活周刊》实习期间曾参与书中部分访谈的录音整理工作，也在此表示感谢。

谨将这本小书献给我亲爱的家人。和他们给予的包容与爱相比，我是一个过于懈怠的写字人。

曾焱

2019年9月9日

目 录

1 序

第一辑

4 徐 冰
当代艺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了不起

32 隋建国
从时间开始

48 蔡国强
在全世界“玩火”

76 张晓刚
绘画者

100 汪建伟
少数派报告

116	严培明 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大画布
128	丁乙 关在格子里的理性与情感
148	刘建华 陶瓷的当代语法
168	刘小东 在现实的泥沼之中
182	曾梵志 沉默和喧哗
208	姜杰 被软化的观念
220	向京 秘密藏在大象的身体里
234	马岩松 超现实是关键词

第二辑

- 248 谁让她是小野洋子呢？
- 262 希拉·贝歇
一种工业“圣像”
- 274 大卫·霍克尼
艺术世界的“黑客”
- 288 比尔·维奥拉
平静的力量
- 300 费尔南多·博特罗
“哥伦比亚时间”
- 314 肖恩·斯库利
一个抽象主义者的无序和有序
- 326 卡洛斯·克鲁兹-迭斯
在色彩的真实中漂浮
- 338 马丁·克里德
只有在艺术这个领域，你可以发发神经

350	细江英公 我的剧场
362	森山大道 人生就是不安和恍惚
376	马丁·帕尔 景观社会记录者
386	安东尼·葛姆雷 把身体看作一种场所
398	理查德·迪肯 制作者或杜撰者
414	托尼·克拉格 每件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体系

1

第一辑





徐冰

1955—

被广泛认为是当今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最重要的观念艺术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反复对汉字和英文字母进行再创造。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天书》(1987—1991) 让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作品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著名艺术机构展出，并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等重要国际展览。

徐冰： 当代艺术没有我们想的 那么了不起

好的艺术家是思想型的人，又是善于将思想转化为艺术语言的人。

监控镜头里的电影

2015年12月31日，徐冰工作室把电影《蜻蜓之眼》的预告短片放到了网上。这是他于2014年卸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后公开发布的第一件新作品。此前他受邀参加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带去军械库，在古老船坞吊装的是旧作——巨大装置艺术《凤凰》。

2016年1月6日，导演贾樟柯到工作室来看片，和徐冰、翟永明聊了一下午。诗人翟永明也在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名单中。贾樟柯对翟永明说：“和你们的作品方法比起来，电影太老了，感觉我们的工作都没有意义了。”徐冰对此表示：“他当然是开玩笑，但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了监控画面对于电影领域的价值。”

这的确是部手法极其特殊的电影。没有摄影师，没有一个自己拍摄的镜头。徐冰和团队用二十多台电脑工作半年，从上万个小时的监控录像中采集素材，剪辑成剧情长片。作品没有拿“龙标”，不可能在院线公映，到我们采访时为止也还在剧本调整和后期制作中。从透露的情节看，故事好像并不复杂：一个无法界定自己身份的女孩，名叫蜻蜓，她一直在整容……

徐冰用监控画面做电影的想法大约开始于四年前。某天，他偶然从电视上看到几个监控画面，发现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他。他



《凤凰》，2015，威尼斯双年展（徐冰工作室供图）

想，如果一部电影所有的画面都是这样的，一定会很感染人。

徐冰开始托朋友帮忙搜集视频资料。最早得到的是一段接近两个小时长度的监控素材，地点在某医院停车场。他试着用里面的一段画面来讲故事。“两个人在那里讲话，下着雨，讲完后，两人分头走开……其实是可以在这段讲出故事的。后来我了解到有一种孩子玩的游戏，就是坐在街边上，看着街上的人，然后瞎编故事。这是一种乐趣。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游戏……这次实验以后我觉得，用监控做电影的想法是可行的。”徐冰说。

作品的灵感其实都不是偶发的，有时候就长久地埋在一条隐藏的线索里。徐冰曾写过他在“纽约东村7街52号地下室”的生活，文章里有一段记述，现在读起来，可以发现他以监控素材做作品的更早的闪念。

1990年，徐冰以“荣誉艺术家”的身份移居美国，纽约是他的第三站。1993年3月，他从南达科他州一个叫弗米利恩的小镇搬到纽约。有段时间他寄住在艾未未家里——位于东村中心的一个地下室。艾未未搬回北京后，把租房合同转到了徐冰名下，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98年。

这个地下室所在的地界正好是美国朋克文化的发源地，每天朝圣者众多。旁边还住着“垮掉一代”的领袖诗人艾伦·金斯堡。但对中国人来说，更有名的不是金斯堡，而是这个地下室——在这里拍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中姜文演的主人公王启明刚到纽约时就落脚在这个地下室，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是电视剧里的道具。

徐冰说拍剧的时候艾未未是房主，等剧在国内热播的时候，房主已经换成他了。20世纪90年代，这间地下室还住过不少过客名流，演艺界的有张艺谋、陈凯歌、郑晓龙、冯小刚、姜文、王姬等人，艺术圈的有批评家栗宪庭和画家刘小东、喻红夫妇。

徐冰成为房主后，遇到一件挺“东村”的事。纽约的地下室入口都是在大门的台阶下面，通常是个低于地面的小天井。拍《北京人在纽约》时，剧组这里留下了一个红灯泡没取走。“也许是这个红灯的原因，这里成了流浪汉和街头女孩们做爱的场所。晚上工作或睡觉时，有时能听到外面有响动或喘息声，那一定是有人又在‘干事’。我一般是随他们去，流浪汉和妓女的爱情多浪漫，也需要有个地方呵。”

徐冰说，他当时想过在门上安一个摄像机，也许哪天能做个作品什么的，但那时也就是想想而已，直到《蜻蜓之眼》。其实《蜻蜓之眼》有想法后也搁置了两三年，等真正进入实施，已经是2015年秋天。徐冰和他的团队发现，比起早先，最大的变化是素材来源已经多得可怕。网络上每天都有无数公开发布的监控视频画面，坐在工作室的电脑前，他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此刻在遥远的某个城市、某条街上，有一个怎样的酒吧或餐馆，甚至它每天

什么时候顾客多、什么时候顾客少也都了如指掌。“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监控的世界里。”

其他人建议也许做个短片好，但徐冰根本不要那种艺术家通常使用的视频艺术（video art）。在他看来，只有电影概念和剧情长片才能和监控的概念一起形成那种他想要的、“太冲突了”的互释关系。徐冰说，一般人想象它（电影）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正是因为不可能，一旦走通了，它就可以为我们的概念提供新东西。

为艺术系统提供新东西，这么多年来都是徐冰做作品的想法的起点。“我的创作越来越不像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的、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

“文字”方法论

徐冰是北大子弟。他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撰文回忆起小时候，他印象中总有这么一种场景：母亲忙，经常是和其他人在开会，就把他关在书库里。因此他很早就熟悉各种书的样子，但那时还读不懂，所以它们对他又是陌生的。到了能读的时候，他又没什么书可读，只有一本“小红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从知青下乡点回到城里，对知识高度饥渴，逮着书就读，跟着别人啃西方理论译著，弄得思想反而不清楚了，觉得丢失了什么。

徐冰用这些记忆来帮助解读，他的艺术为何这么多年总是与文字纠缠不清。从1987年的《天书》到1993年的《英文方块字书法——Art for the people》（简称《艺术为人民》）、1999年的《文字写生》，再到2006年开始试验的《地书》，他从未中断过创造一种如植物般生长蔓延的、深植于“文字系统”之中的当代艺术。